

宋

史

翼

宋史翼卷二十六

諸侯公侯伯子男  
列傳第二十六

隱逸

郭震

趙宗萬

吳復古

邵炳

林巽

杜子野

楊適

杜醞

王致

王伯起

孔旻

魏閑

王鴻

崔唐臣

管師復

鍾斐

崔閑

黎子雲

廖遠明

王公輔

賈收

張維

蔣濬

陳輔

馮貫道

褚承亮

饒子儀

吳沈

李迥

張志行

趙占龜

林豸

楊無咎

程先

程鼎

龔明之

曾季狸

劉迂

陸維之

胡仔

方勺

彭興宗

傅子雲

黎道華

滕成

林憲

汪莘

孫維信

林大有

李華

方暹

危固

許棐

常詵孫

常棠

陸能仁

陸正

郭震字希聲成都人博學能詩才識過人瀉化中嘗  
出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  
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已  
而李順起於邛犍間自是括囊不言隱身漁釣病將  
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歎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  
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耶識者謂其臨死生而不亂

云有漁舟前後集行于世

東都事畧

趙宗萬字仲困山陰人少知名錢忠懿器之入朝欲與之俱以親老辭不行既長博習書傳負經濟之術用進士應詔籍於春官天資蕭散於世故淡如也壯歲築室於郡之照水坊左瞰平湖前挹秦望畜一鶴號丹砂引以爲侶足迹不及於高門鼓琴讀書怡然自適者三十餘年祥符中詔舉遺逸郡守康戩以宗萬薦尋被召乃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因獻跋鼈傳以自見且請自託於道家者流朝廷不奪其志卽其家賜以羽服後十餘年卒華鎮言宗萬神宇清明識度夷曠終日凝淡若嬰兒眞方外之士然取捨去就

之際則確乎有不可奪者善八分草隸書通俞扁之術或辟穀導氣嘗爲詩曰斗懸金印心難動屏列春山眼暫開蓋其志也所謂跛鼈傳者其旨大抵言古先帝王自堯舜以來至於五代所以理亂興亡之迹終設問以自喻謂能言之而莫之致猶跛鼈然故以名其書觀其書始真有意於世天命不相卷以自牧殆非山林枯槁繫而不食者也

吳復古字子野一字遠遊揭陽人志趣超逸以父宗爲翰林院侍講蔭官當得皇宮教授遜于庶兄居父母憂廬于墓者三年手植木墓傍又以餘力葺治園

亭教育子弟後遣去妻子築庵居潮陽直浦都麻田  
山中絕粒不食間出遊四方徧交公卿然一無所求  
每論出世法以長不死爲餘事鍊氣服藥爲土苴

志載

見知于待制李師中師中於世少屈獨於復古曰白  
雲在天引領何及後東坡黃門與一時名士悉爲知

己東坡名其居曰遠遊且爲銘

輿地紀勝

復古于紹聖丙

子至惠州同軾遊羅浮又過循州見轍及軾安置儋  
州復古又從之遊

羅浮山志會編

軾嘗問養生復古對以曰

安曰和及軾南遷見於眞陽無一言及得喪休戚事  
獨告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兵而歸眞目見而身履

之亦可以少悟矣

蘇詩施註

及軾遇赦還復古與黃洞輩

迫送至清遠峽忽病

羅浮山志會編

不服藥妻子問後事笑

麾之備然而逝

郭志

葬於蔴田

揚陽志

軾爲文祭之紹興

三年海寇黎盛登開元寺塔見遠遊居問左右曰是

非藏蘇內翰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吳氏歲寒堂

民屋附近者賴以不蕪甚眾

黃堅志

有子芷仲能文章

善書札嘗作歸風賦軾甚稱之嘗與復古雪曰少時

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相遇江湖

感歎不已又有與吳秀才書卽芷仲也

黃志

邵炳晃之子登天聖五年進士第爲富陽簿秩滿歸

築樓名白雲而隱焉范文正公守睦招之不就內相  
葉道卿郡倅張文定屈炳主錢塘學亦辭後張在諫  
垣薦之召赴闕因上時政機要策三篇除秘書省校  
書郎知義烏縣不赴復還舊隱時稱白雲先生

淳安縣志

林巽字巽之海陽人天聖中應材議兼茂明於體用  
科對策鯁切有忤權貴有司不敢取慶厯中投匭論  
事仁宗鑒而異之官以徐州義曹巽不屑就毅然南  
歸讀易象自著一書有卦元有卦緯有叢辭有卦經  
有起律吹管有範餘敘和凡九篇名曰草範

輿地紀勝人

稱草範先生外有文集若干卷

戴志

杜子野宜黃人王安石幼師之及爲相子野來見安石問所欲但壁間顏真卿所書東方朔像贊安石曰墨本何足貴石在河北德州可輦致也併以金帛致之不受孫育德興五年進士

林志

楊適字安道慈谿人隱居大隱山爲人醇厚介特議論辯博平正人有善則稱之不善如未之間爲學要行乎已唯恐爲人所知毀譽榮辱不以動其心人莫得而親疎蓋自此仲元叔度之流鄉人嚴憚之相語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隱先生衣食纔自給非義之餽一介不取躬耕養親族之貧者分賑之隣盜其稼

人告之適愀然曰彼窮厄而求其生爾勿治也盜聞之慚悔其後無敢侮者善言治道究歷代治亂之原孫威敏公沔自諫官出按浙東西刑獄欲見適適不肯見適之越時范文正公守越聞之就見焉與致府中澹焉無求公益賢之適治經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說歌詩卓越超邁容儀甚偉衣冠儼如始友錢塘林逋後與同郡王致杜醕結交後進莫不師之退處四十年德行益高名聞京師仁宗詔求遺逸太守鮑柯以名聞賜以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賜太學助教州遣從事致詔書袍笏與從迎之適

辭不受遁去壽七十有六遺令篆石壙前曰宋隱人  
之墓熙寧二年榮陽張岫爲文表之

延祐四  
明志

杜醅越之隱君子居慈谿學以爲己隱約不求知孝  
友稱於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  
爲楷模慶厯中郵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醅爲  
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  
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  
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醅引孟子柳宗元  
之說以辭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  
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柳宗元惡知道韓退

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烏乎師哉醕始就  
焉慈谿令林肇立學又起醕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  
師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醕始醕談詩書不倦  
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延祐四  
明志

王致鄞人與同郡楊杜二先生爲友俱以道義化鄉  
里諸生子弟師尊之稱三人皆爲先生嘗與牧守言  
政事王文公安石復書曰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  
至於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棄子  
拾墮樵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其行延祐四  
明志

王伯起字興公海陵人父綸爲太常博士伯起當以

恩得官遜其弟舉進士不中歎曰士不自重與千百人旅進坐軒廡下獻小藝規合有司可恥也以其冒恥以得祿甯貧賤而肆志焉於是閉門靜處踰三十年鄉人多不識面善詩歌獨得深造部使者薦諸朝不起仁宗英宗兩賜粟帛如皋王覲誌其墓曰先生不有其道而道信於友朋不尸其名而名聞於朝廷與夫懷印曳綬乘肥衣輕自以爲得意而死之日民

無稱焉異矣

嘉靖揚州府志

孔旻淮南人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爲架一小橋渡之推此

則其愛人可知

夢溪筆談

魏閑字雲夫世家於陝之東郊父野真宗時有大名累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閑少喜爲詩學鼓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祀明堂詔天下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者知府直史館李昭遴薦閑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卒年八十四閑家有舊田廬謹守而治之朝廷以野故復其子孫無有所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潔守法度與人和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往來然未嘗有毫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

得失未嘗納於耳出於口也以故皆愛重之

司馬溫公集

公集

王鴻字翼道雩都人工隸篆善八分書皇祐中以鄉

舉游太學再薦省試第一因失韻被黜鴻歸擇邑治

之南四十里泉石清勝築室隱焉目其山曰嵒山巖

曰需巖從學者百餘人周茂叔侔郡時以書幣聘掌

郡校不就肥遯四十餘年嘗注太元經今不存

人物志

崔唐臣

避暑錄事不  
明爲何地人今據閩書作晉江人

福建泉州人與

蘇頌呂夏卿同學相好

案避暑錄事作蘇子容呂晉叔頌字子容夏卿字縉叔此

晉字當是縉字之訛

頌夏卿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

宋之真

卷二十一

八

中頌夏卿在館下一日借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坐  
窗下蓋唐臣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况味曰初倒篋  
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閒意所欲往  
則從之初不爲乏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給粗足  
卽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頌夏卿邀與  
歸不可相顧太息而去翼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  
乃攜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  
未有細字一絕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  
華案有黃庭樽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復見

通志

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從安定胡瑗學俱有盛名  
時號二管師復長於詩隱居不仕仁宗聞其名召至  
問曰卿詩所得如何師復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  
明月釣無痕賜爵不受放歸故里人稱之曰臥雲子  
著有白雲集行於世

嘉靖浙  
江通志

鍾棐字子翼贛縣人博學篤行爲歐陽修尹洙余靖  
曾鞏所知然卒不遇隱於田閒蘇洵南遊至虔棐與  
弟槩從之遊洵不飲酒每爲設醴儂智高叛嶺南聲  
搖江右郡守曹觀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於棐棐曰  
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矣觀曰如

緩急何業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有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蘇軾自南海還訪業已歿見其三子相持而泣作哀詞誄之

府志

崔閑字誠老星子人讀書不務進取襟懷清曠以琴自娛結廬於玉澗號睡足庵自謂玉澗道人蘇軾過之曰醉翁喜瑯琊山水沈遵以琴寫其聲惜乎無辭今玉澗道人妙於琴故因其聲而爲辭以補石刻在

郡齋

江西通志

黎子雲儋州人居州東二里許昆弟貧而好學城

南有別墅所居皆林木水竹清幽瀟灑蘇軾雅敬禮之每與弟載酒過從請益問奇日相親炙作歌有寂寞兩黎生食菜眞臞儒之句一日軾往訪之遇雨從眾家借笠屐道上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子雲兄弟恭敬自將送軾至館未嘗懈也因名其別墅

曰載酒堂云

載志

廖遂明清湘人能文辭尤長於樂府少不羈尙氣誼陳了翁南遷過全日州郡待之甚嚴無敢近者遂明獨於逆旅中相問勞如故舊了翁後北歸龍圖閣學士折彥質亦貶嶺南道遇之問以南中相識了翁以

遂明對折謁湘山邂逅與語甚悅欲與之俱遂明慨然從之一日渡海風濤大作遂明持劍厲聲曰有宋忠臣在此波遂息後數年折得還而遂明死折作詩弔之舉其子一人

文載

王公輔俗呼王六翁居僧城東東坡甚重之世傳天文折彥質亦與相厚一日具冠帶賀折日夜來見客星侵帝座公即日還朝居無何登極赦書果至折公移郴六翁年一百單三歲卒號百歲翁

輿地紀勝

賈收字耘老有詩名

談鑰吳興志

仁宗朝梅摯守杭上賜

書有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梅以名堂士大夫

留題甚眾蘇軾倅杭因令筆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

名遂以收詩爲冠詩云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

一天寒

庚溪詩話

收所居有水閣曰浮暉李公擇常蘇子

瞻軾爲州與之游唱酬極多

談志

軾常游何山道場山

回值風雨艤舟於浮暉命官奴秉燭掃風雨竹於壁  
間或刻之石收素貧軾每念之常寫古木怪石書其  
後以贈蘇去收作亭以懷蘇名之有詩一編號懷蘇

集

東坡集  
參談志

張維吳興人少年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爲  
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咏自娛浮游

宋史翼

卷二十六

十一

閩里上下於溪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  
事彫琢而辭意自得徜徉閑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  
詩者爲輩年九十一卒子先

齊東野語

蔣滄零陵人少辭家入太學既不遇去而歸隱與黃  
庭堅相友善庭堅請宜州士大夫畏禍不敢往還獨  
滄日陪杖履庭堅疾革子弟無一人在側滄往見之  
大喜握手曰身後事委君矣及卒滄爲棺殮具舟送  
歸鄒浩謫永滄從之遊浩有昭州之行滄又爲經紀

其家

黃庭堅別傳明統志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少負俊材不屑事科舉文詞雄

偉不蹈故常尤工於詩自號南郭先生與王安石酬唱甚多蘇軾鄒浩蔡肇沈括皆與之遊方其少時有志當時嘗著梁父牛角二吟題于沈山寺壁及其老也復爲詩號悲昔遊以致命遂老云其詩文自治平至元祐爲前集二十卷自元祐訖政和爲後集二十

卷不娶無子

京口耆舊傳

馮貫道壽春人以訓童子爲業與人交淡而能久元祐末門下侍郎蘇轍罷政斥外平昔翕翕走其門者皆諱悔弗顧惟貫道朝夕往見且受其所寄錢越七年自饋表歸許昌貫道卽日訪焉還其向所寄錢視

之封識如故紹聖中太府卿買種民董領茶事人爭  
求爲邸肆不許獨念貫道貧諭使出名可以端居不  
預而月獲錢十許千貫道謝曰我訓童子逾三十年  
口不輟聲手不停筆窮日之力以修吾職至勤苦也  
月所得不過數千錢然頗無他虞今一旦坐獲厚利  
恐有意外憂請辭貫道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  
推吉凶無不應以故車馬常滿門有召者雖權勢震  
赫非其所好不往也貫道於吉者必曰當爲善以承  
其吉於凶者必曰當爲善以避其凶凡所爲槩類漢

嚴君平云

周道  
鄉集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有文名爲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帥幹離不南下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亦在籍中匿不出金帥知其才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眾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時七十二人悉放第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金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閻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藁城縣謾應之卽棄去卒年七十門人謚曰立貞先生

宋史  
新編

饒子儀字元禮臨川人從胡瑗孫復授經親歿不專  
 科舉楊傑授以星歷諸書莫不洞究結庵凌雲山名  
 曰葆光杜門著書臨江守王說欲迎致軍學郡守劉  
 公臣曰吾州有士如此合他之可乎乃迎還躬率諸  
 生聽講說崇甯初詔舉懷才抱藝養素邱園之士郡  
 以子儀應詔所著編年史要陳瓘為之序謂其事核  
 旨密有補於聖經又有周易論語解及詩文集人物志  
 吳沆字德遠崇仁人幼孤事母孝博通經史政和間  
 與弟澥各獻書於朝不用歸隱環溪號無莫居士紹  
 興中舉不求聞達者郡以沆應詔所著易論語發微

老子解環溪集環溪詩話

林志

李迥字叔友丹徒人高尚不出士人宗仰之宣和初  
董弁令升分教京口日因白太守虞奕純臣日治下  
有隱君子盍訪之虞日願見久矣一日攜具邀董偕  
詣李辭以未嘗製衣冠野服見明日李遣介持詩謝  
日揖客將軍重揚名御史尊時稱美之

嘉定鎮江志

張志行東陽人舉進士以學行爲鄉里所推大觀中  
數舉八行不就浙東朱異言于朝賜號冲素處士年  
幾七十矣

趙占龜字十朋黃巖人志尙超卓與石尙書公弼李

參政光爲內外兄弟二公貴無一字相通家有軒面  
植雙桂人稱爲桂隱士宣和寇亂動以火攻獨於是

軒相戒無犯

兩浙名賢錄

林彖字商卿福建興化人幼孤隨母鞠於外祖陳次  
升家得盡讀六經百氏之書多聞元祐名臣出處大  
節與宋累朝典故後僑居眞州遊劉安世任伯雨陳  
瓘門所學益進紹興初簽樞徐俯嘗禮致之弗就奉  
母歸閩母歿終喪不謀婚娶曰吾有弟不至絕先人  
世可矣寓居邑西龍華寺勝所居軒曰聽雨日怡其  
間所非好者叩門不納處之四十年如一日隆興元

年春監司帥臣列薦召赴行在以疾辭其秋丞相陳  
康伯樞密黃祖舜令監司郡守敦促之復不起會參  
政周葵知泉州同郡林孝澤率數百人以象行義聞  
葵上諸朝乾道四年詔再召不至特賜進士出身授  
迪功郎添差興化軍教授未一考而卒自號萍齋

福建

通志

揚無咎字補之號逃禪老人又號清夷長者清江人  
後寓豫章漢子雲之後其字从才不从木高宗朝以  
不直秦檜所爲累徵不起書學率更小變其體小字  
尤清勁嘗自題所藏邕禪師碑後云予于率更爲人

室上足水墨人物學李伯時梅竹松石筆法閑野爲  
一世絕江西人得其一幅價不下千百金

洞天清錄  
圖繪寶鑑

書史  
會要

程先字傳之休寧人全之子痛父死節於金葬衣冠  
廬墓三年固辭恩祿不忍受隱居邑之東山號東隱  
所著有東隱集嘗以書問道於朱子朱子嘉之聞朱  
子來婺源挈子永奇見之以老病不能卒業因遣永  
奇從學於閩

方回程東  
隱墓表

程鼎字復亨婺源環溪人朱韋齋內弟也與羅仲素  
蕭子莊從韋齋學於閩韋齋贈以六言皆修身爲學

之要益自樹立博覽經史尤好左氏傳不屑意舉子業以故不利場屋韋齋嘗有舅家今三世筆耕未逢秋之歎家貧中歲奉親徙居窮山間自號環溪翁卒文公爲表其墓

朱晦庵集環溪翁墓表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逮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夜禱於天乞減已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聞腦中爆裂聲不爲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相繼亡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以旅殯僧舍否

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  
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先墓  
在西山大木數萬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  
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  
卽買松萬株補植焉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  
勸少匿其數爲異日計笑曰吾生平未嘗妄語且不  
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  
八十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奏其行義敕監潭  
州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林振等又請之朝  
授宣教郎致仕仍賜緋衣銀魚時李衡以忠諫去國

年幾八十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爲  
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  
用唯一誠字嘗附益山谷語以省喫儉用號五休居  
士一日感微疾精神蕭爽親友問疾歌以答之遺令  
無設仙佛像於樞前供一水一花誦論語孝經足矣  
卒年九十有二子昱字立道有學行安貧樂義鄉人  
師之著樂閒先生格言

吳郡志盧  
志合纂

曾季狸字襄父臨川人鞏弟宰之曾孫師事呂居仁  
又與朱子張栻遊栻被召季狸戒其不當談兵且勸  
以范文正忠宣父子爲法郡守張孝祥樞密劉琪薦

於朝皆不起嘗一試禮部不中終身不赴隱居蕭然  
自號艇齋有艇齋雜著艇齋詩話

江西人物志  
參陸放翁集

劉迂字漫翁宜黃人號巢松隱居不仕文章敏贍自  
成一家百氏釋老之書無不精究朱陸諸儒會鷺湖  
嘗以詩請益年八十餘卒有漫塘文集

林  
志

陸維之字永伸一名凝之字子才餘杭人少以計偕  
入汴羣從邀與雜坐命相者某道人視之道人指維  
之曰秀才叩以科第則曰且歸山道士揖別贈以粒  
丹曰緩急用之陸下第南歸舟循汴風激浪怒舟不  
能勝以丹投之風浪始息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

人也維之遂有超世之志隱於大滌洞天石室人因以石室先生稱之逍遙林石以詩酒自樂光堯嘗召見稱疾不赴後光堯幸大滌孝宗亦侍進主觀者問山中詩人以維之對進其詩光堯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孝宗曰山林隱士必不要人知要他出去卻是苦他遂止未幾卒有石室小隱集三十

卷行於世

咸淳臨安志

胡仔字元任父舜陟官至法曹從叔舜申舜舉皆爲郡守並知名仔少無宦情

談鑰吳興志

居茗溪日以漁釣

自適因自號茗溪漁隱臨流有屋數椽亦以此命名

命僧了宗爲作茗溪漁隱圖覽景攄懷有句皆題之

左右

漁隱叢話

留心吟詠取自古詩人所作考之傳記爲

叢話百卷行於世弟仰爲郎官

談志

方勺字仁聲金華人潘良貴稱其超然遐舉神情散

朗如晉宋間高士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

萬應金華

志府喜交當世名士士亦樂從之游

建康集

寓烏程泊宅

村閱金石遺文昔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此

乃志和泊舟之所也

泊宅編

號泊宅翁扁舟茗雪之上

興之所至輒悠然忘歸著泊宅編

洪興祖泊宅編序

徙西溪

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

爲與其意合乃名其居曰雲茅庵因東岡爲小亭號  
茅墩欲傍溪開水檻久無資會郡守有饋之酒五十  
壺不飲亟易之乃克成平生詩文甚多隨手散去著  
有雲茅漫錄

建康集

彭興宗字世昌金谿人清熙十四年訪舊於貴溪應  
天山麓張氏因登山游覽見陵高谷邃林茂泉清乃  
與諸張結廬迎陸九淵講學其上九淵登而樂之因  
山形如巨象改名象山興宗與周元忠等數十人俱  
在山中結廬從學興宗嘗訪朱子於建安朱子以詩  
送其歸山云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響隱雷好

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詩題稱丙辰正月  
三日蓋其時趙汝愚已謫戍韓侂胄攻僞學方急也  
是年朱子以沈繼祖劾落職又著僞學籍五十九人  
九淵弟子袁燮楊簡皆在焉與宗獨訪之不以禍患

爲意

縣志

傅子雲字季魯金谿人嘗游陸九淵之門九淵守荆  
門使居槐堂精舍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得與諸  
君掃清氛翳幸有季魯在時大對嘗曰場屋之得失  
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不肖不與焉人以爲名  
言嘗主甌甯簿決訟必傳經義有易傳論語集中庸

大學解孟子指義離騷經解行於世七世孫子端讀  
書象山書院寶謨閣學士楊之裔妻以女遂占籍貴

溪

人物志

黎道華字師侯臨川人受春秋於鄧名世學詩於謝  
逸與曾季狸僧惠巖俱以詩名號臨川三隱性至孝  
母家汝水東日一省視寒暑不輟一日春水暴漲駕  
小舟衝浪而往已歿矣篙工手援出之人以爲純孝

所致有頤庵詩集

人物志

滕成字季度吳縣人元祐黨籍友之曾孫沈敏好學  
耽研經史惟不喜習制舉文嘗居父喪讀孟子至形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三

色天性之說自是警悟安於退處不急仕進涓熙中以賢良召試文飄疾午漏不移晷卽就考官疑其輕已大怒以四通不合近制擯之後雖再召薦者不絕處之泊如也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終不及私葉適奏其學行特授號

廉靖居士卒年六十五葬常熟

盧熊蘇州府志

林憲字景思吳興人少從侍郎徐度遊度得句法於魏衍實後山嫡派也

梅礪詩話

卓犖有大志參政賀子忱

奇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遺以米數百斛謝不取賀既亡挈其孥居蕭寺屢瀕於餒而不悔讀書著文

不改其樂喜哦詩落筆立就渾然天成一時名流皆

願交之若徐敦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仲相與爲莫

逆

尤袤雪巢小集序

楊誠齋樓攻媿皆稱其詩似唐人

誠齋集參

攻媿

其人高尚清談五言四韻古句殆逼陶謝

書錄解題

淳熙五年尤袤爲作雪巢記又爲雪巢小集序

瀛奎律髓

汪莘字叔耕休寧人不屑降意場屋之文屏居黃山

讀易自廣凡韜鈴釋老諸書靡不究習嘉定間下詔

求言遂三叩閭論天變人事民窮吏汙之弊楊慈湖

直西山見曰正愛民憂國之言也不報時朱子召赴

經筵未至莘逆通書言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

生而強惟主上父子之間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  
若憚於爲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爲禮貌臣工之末  
以是爲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緩竊  
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特不能爲天下學道者之地  
亦恐不能爲後世學道者之地朱子深重之用其言  
徐誼帥江東日謂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備筆札  
抄錄著述欲以遺逸薦於朝不果築室柳塘上自號  
方壺居士所著有柳塘集

新安文獻志八  
十七汪居士傳

孫惟信字季蕃婺人工詩喜談謔嘉定初嘗於大雪  
中登廬阜絕頂盡得其景物之詳作記游卷棄官不

仕隱居武林湖山間自號花翁淳祐三年卒安撫使

趙與憲葬之湖上

兩浙名賢錄

林大有字亨之福建興化人父渙都昌令大有年十六卽棄舉子業千里求師授六經不爲章句之學暇則觴客賦詩招捕使陳韓大有妹夫也將聞於朝授以官大有搖手止勿破戒咸淳初以子雷龍預薦賜迪功郎命書下僅一御冠裳拜於庭退卽易褐如他日語子孫曰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吾願足矣自號紫陽翁及卒同邑黃仲元書其墓曰隱君子云

福建

通志

李韓字仲甫笠澤人僑居烏程三隄效元白歌詩不  
樂仕進年登耄期自作墓銘趙文曜葬之何道兩山  
間樹梅百株趙德符題碣曰宋詩人雪林李君之墓  
佩楚軒  
客談

方暹字明甫平江人清祐間詔舉節行才識之士時  
孟琪帥荆湖董槐帥湖南皆以暹應詔琪疏略曰伏  
見岳陽布衣方暹自其少年卽知古人磨礱旣久涵  
養益深脫去塵滓之中遊心高明之域天下之事無  
所不通豈惟一道罕有誠四方不多見也槐疏略曰  
暹體用通貫言行得實早從朱熹高弟黃幹遊有冰

清玉潔之譽妙性命道德之原聽其議論從容閑暇  
驗之操履肅清恪忠臣三年驅馳湖之南北採訪人  
物未有出暹右者詔特免文解一次暹辭不受珙復  
奏既不錄以官宜賜以處士名示國家優禮賢才之  
意疏入未報而暹已卒學者稱爲連雲先生子虛中

領鄉薦

楚紀

危固字堅道祐之子少好學以孝廉聞推先澤甘爲  
庶人作隱居詩以見志有數間玉川屋七里子陵灘  
之句薦除將作監主簿召試館職皆不就

林志

許棐號梅屋隱居秦溪築小莊於溪北儲書數千卷

宋史翼

卷三十六

三

丹黃不休室中於三楹下分四隔中垂一簾對懸白  
蘇二像事之植梅屋之四簷著有梅屋稿獻醜集樵

談春融小綴

王文祿傳

常詵孫字宜卿同之孫累辟不就所著有天閑雜著  
櫟齋筆記雪溪稿門人稱雪溪先生

趙圖記

常榮字召仲同曾孫值宋季閉關不求聞達篤學善

屬文繞庭植竹數十竿以厲操自號竹窗

海鹽文獻志

陸能仁宋咸淳進士以兵亂與族父靈龍隱居靈溪

今其地有陸高士墓

平湖朱志

陸正字行正博學篤行兼通律呂象數以家世宋臣

矢不仕元侍御臣文海薦之不起後與劉因同徵俱  
不赴隱居陳山教授其學以慎獨存心爲要著有正  
學編樂律考七經補註

袁志參  
平湖志

宋史翼卷二十六終

男樹  
校字

宋史翼

卷二十六

七

宋史翼卷三十七

魏謩孫謩謩戴助廷廣南韶連桂通判高廉通判羅通通判劉法道加級 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三十七

方技一

費孝先

周文矩

趙昌

徐熙

孫崇嗣  
崇矩附

崇勳

唐希雅

李廷珪

李成

范寬

石恪

燕文貴

僧巨然

許希善

僧奉眞

杜任

吳景鸞

郝允

孫兆

徐守信

程惟象

易元吉

衛朴

崔白弟慤

潘谷

諸葛高

王說

劉案

賈孝先蜀人善軌革世皆知名有賈人王旻因殖貨至成都求爲卜筮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百穀擣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誌之及行塗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圯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夫

也日欲哺呼旻就浴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  
非此也堅不從婦怒自沐昏夜反被害既覺驚鄰里  
其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置辨郡  
守錄狀旻泣言死卽死耳但孝先所言終無驗左右  
以是語達郡守守呼旻問曰汝比鄰何人也曰康七  
遂遣人捕至一訊而服旻得脫囹圄僚佐問故守曰  
一石穀攜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所謂遇明  
卽活也墨客揮犀李璋入朝至襄陽病危帝命孝先  
作卦影畫一鳳集於林下有關一鳳集於臺衣紫而  
哭者五人蓋所至之處名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也

璋子守官於外聞璋病悉來奔視至之翌日璋乃卒  
果臨其喪者五人孝先取人生年月日時成卦謂之  
軌革後有卦影所畫皆唐衣冠祿位亦唐官次豈非  
唐之精象數者爲之歟

寥花洲  
閒錄

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也事僞主李昇爲翰林待詔善  
畫行筆瘦硬戰掣有昇書法工道釋人物車服樓觀  
山林泉石不墮吳曹之習而成一家之學獨士女近  
類周昉而纖麗過之昇元中昇命文矩畫南莊圖覽  
之歎其精備開寶間昇進其圖藏於祕府有遊春榜  
衣熨帛繡女等圖傳於世

宣和  
畫譜

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作折枝極  
有生意傅色尤造其妙兼工草蟲然雖不及花果之  
爲勝蓋晚年自喜其所得往往深藏而不市旣流落  
則復自購以歸之故昌之畫世所難得且畫工特取  
其形似耳若昌之作則不特取其形似直與花傳神  
者也又雜以文禽貓兔講者以爲非其所長然妙處  
正不在是觀者可以略也

宣和  
畫譜

徐熙金陵人世爲江南顯族所尙高雅寓興閒放畫  
草木蟲魚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形容所能及也嘗  
徜徉遊於園圃間每遇景輒留故能傳寫物態蔚有

生意至於芽者甲者華者實者與夫濠梁唼喙之態  
運昌森束之狀曲盡真率轉鈞之妙而四時之行蓋  
有不言而傳者江南僞主李煜銜璧之初悉以熙畫  
藏之於內帑且今之畫花者往往以色暈淡而成獨  
熙落墨以寫其枝葉蘂萼然後傳色故骨氣風神爲  
古今之絕筆護者或以謂黃筌趙昌爲熙之後先殆  
未知熙者蓋筌之畫則神而不妙昌之畫則妙而不  
神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爲熙歟梅堯臣有詩名亦  
慎許可至詠熙所畫夾竹桃花等圖其詩曰花留蜂  
蝶足有禽三月江南看不足徐熙下筆能逼真蘭素

畫成纔六幅又云年深粉剝見墨蹤描寫工夫始盡  
俗至卒章乃曰眞竹似竹桃似桃不待生春長在目  
以此知熙畫爲工矣熙之孫崇嗣崇勳崇矩亦頗得  
其所傳焉

宣和  
畫譜

崇嗣熙之孫也長於草木禽魚綽有祖風如鷺鷥之  
屬皆世所罕畫而崇嗣輒能之又有墜地果實亦少  
能作者崇嗣亦喜摹寫見其博習耳然考諸譜前後  
所畫率皆富貴圖繪謂如牡丹海棠桃竹蟬蝶繁杏  
芍藥之類爲多所乏者邱壑也使其展拓縱橫何所

不至

宣和  
畫譜

崇矩金陵人熙之孫也崇嗣崇勳其季孟焉畫克有祖之風格熙畫花竹禽魚蟬蝶蔬果之類極奪造化之妙一時從其學者莫能窺其藩也崇矩兄弟遂能不墜所學作士女益工曲眉豐臉蓋寫花蝶之餘思

也宣和畫譜

唐希雅嘉興人妙于畫竹作翎毛亦工初學南唐僞主李昇金錯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晚年變而爲畫故顛掣三過處書法存焉喜作荆檟林棘荒野幽尋之趣氣韻蕭疏非畫家之繩墨所能拘也徐鉉亦謂羽毛雖未至而精神過之其確

論歟宣和畫譜

李廷珪易水人本姓奚父超唐末渡江至歙以邑多松留居造墨南唐李後主賜姓李人得其墨而藏者不下五六十年膠敗而墨調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費一二分常侍徐鉉得李超墨一錠與弟銛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廷珪造墨不減其父四譜說云超之子廷珪廷珪弟廷寬子承晏承用承用之後墨無

傳焉

徽州府志

李成字咸熙其先唐之宗室五季艱難之際流寓於

四方遊地北海遂爲營邱人父祖以儒學吏事聞於  
時家中衰至成猶能以儒道自業善屬文氣調不  
凡而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遂放意於詩酒之間  
又寓興於畫精妙初非求售唯以自娛於其間耳故  
所畫山林藪澤平遠險易縈帶曲折飛流危棧斷橋  
絕澗水石風雨晦明煙雲雪霧之狀一皆吐其胸中  
而寫之筆下如孟郊之鳴於詩張顛之狂於草無適  
而非此也筆力因是大進於時凡稱山水者必以成  
爲古今第一至不名而曰李營邱焉然雖畫家素喜  
譏評號爲善褒貶者無不歛衽以推之嘗有顯人孫

氏知成善畫得名故貽書招之成得書且憤且歎曰  
自古四民不相雜處吾本儒生雖游心藝事然適意  
而已奈何使人羈致入戚里賓館研吮丹粉而與畫  
史充人同列乎此戴逵之所以碎琴也卻其使不應  
孫忿之陰以賄厚賂營邱之在仕相知者冀其宛轉  
以術取之也不踰時而果得數圖以歸未幾成隨郡  
計赴春官較藝而孫氏卑辭厚禮復招之既不獲已  
至孫館成迺見前之所畫張於謁舍中成作色振衣  
而去其後王公貴戚皆馳書致幣懇請者不絕於道  
而成漫不省也晚年好遊江湖間終於淮陽逆旅子

覺以經術知名踐歷館閣宋史儒林有傳孫宥嘗爲  
天章閣待制尹京故出金帛以購成之所畫甚多悉  
歸而藏之自成歿後名益著其畫益難得故學成者  
皆摹倣成所畫峯巒泉石至於刻畫圖記名字等庶  
幾亂真可以欺世然不到處終爲識者辨之第名之  
不可揜而使人慕之如是信公議所同焉或云又兼  
善畫龍水亦奇絕也但所長在於山水之間故不稱

云

宣和  
畫譜

范寬

一名  
中正

字中立華原人也風儀峭古進止疏野性

嗜酒落魄不拘世故常往來於京洛喜畫山水始學

李成既悟乃歎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  
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  
師諸心於是捨其舊習卜居於終南太華巖隈林麓  
之間而覽其雲煙慘淡風月陰霽難狀之景默與神  
遇一寄於筆端之間則千巖萬壑恍然如行山陰道  
中雖盛暑中凜凜然使人急欲挾纊也故天下皆稱  
寬善與山傳神宜其與關李並馳方駕也蔡卞嘗題  
其畫云關中人謂性緩爲寬中立不以名著以俚語  
行故世傳范寬山水

宣和  
畫譜

石恪字子專成都人也喜滑稽尙談辯工畫道釋人

物初師張南本技進益縱逸不守繩墨氣韻思致過南本遠甚然好畫古僻人物詭形殊狀格雖高古意務新奇故不能不近乎譎怪孟蜀平至闕下被旨畫相國寺壁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力請還蜀詔許之和宣

畫譜

燕文貴

畫繼作燕文季

吳興人隸軍中善畫山水及人物初

師河東郝惠太宗朝駕舟來京師多畫山水人物貨於天門之道待詔高益見而驚之遂售數番輒聞於上且曰臣奉詔畫相國寺壁其間樹石非文貴不能成也上亦賞其精筆遂詔入圖畫院端拱中敕畫臣

面進執扇上覽文貴者甚悅嘗畫七夕夜市圖狀其  
浩穰之所至爲精備富商高氏家有文貴畫船舶渡  
海像一本大不盈尺舟如葉人如麥而檣帆樯棹指  
呼奮颺盡得情狀至於風波浩蕩島嶼相望蛟蜃雜  
出咫尺千里何其妙也尤精於山水不師古人自成  
一家而景物萬變觀者如眞臨焉畫流至今稱曰燕  
家景致無能及者

劉道醇宋  
朝名畫錄

巨然僧鍾陵人善畫山水深得佳趣遂知名於時每  
下筆乃如文人才士就題賦詠詞源袞袞出於毫端  
比物連類激昂頓挫無所不有蓋其胸中富甚則落

筆無窮也。巨然山水於峯巒嶺竇之外，下至林麓之間，猶作卵石松栢疏筠蔓草之類，相與映發而幽溪細路，屈曲縈帶，竹籬茅舍，斷橋危棧，真若山間景趣也。人或謂其氣質柔弱，不然。昔有嘗論山水者，乃曰：儻能於幽處使可居，於平處使可行，天造地設，處使可驚，嶄絕巖嶮，處使可畏，此真善畫也。今巨然雖瑣細意，頗類此，而曰柔弱者，恐以是論評之耳。又至於所作兩腳，如有爽氣襲人，信哉。昔人有畫水挂於壁間，猶曰波濤洶湧，見之皆毫髮爲立，況於煙雲變化乎。前蹤跡一出於已畫，錄稱之不爲過矣。

宣和畫譜

許希善天聖中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未效或薦希  
善用鍼者召使治之三鍼而疾愈所謂興龍穴是也  
仁宗大喜遽命官之賜予甚厚希善既謝上復西北  
再拜仁宗怪問之希善曰臣師扁鵲廟所在也仁宗  
嘉之是時孔子之後久失封爵故顏大初作許希善  
詩以諷之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王

皇朝  
類苑

奉真僧四明人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  
運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病亟瞑而不食  
慨慨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

明日元日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  
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眞曰如此自可諸臟皆已衰  
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  
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  
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精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  
能食元甚喜奉眞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爾無能  
爲也後三日果卒

筆談

杜任郎中善醫里人王奉職宗簡時任於汝陽時有  
郡人孟生家甚溫厚惟一子方數歲抱疾他醫數人  
治之無驗召任治之數日而良已逾月而卒復人詢

任曰君以何藥主之任語之故其人驚曰公所言皆藥之至溫者也他人不取君用之能起其疾其義可聞乎任曰孟生富家也而取醫皆用犀珠金銀主之其性至涼多則寒其胃又從而投之由是多不喜食日益羸瘠則潰其元失其本矣吾之劑先溫其胃使其飲食如故然後攻其他疾是以先壯其本而無失者焉又知杜君之善醫也如此

清箱雜記

吳景鸞字仲翔德興人漢長沙王芮裔孫祖法旺喜天文地理之學聞華山陳搏洞微祕奧遣子克誠師之得其肯綮一日搏命之歸曰汝子仙才能紹業蓋

以青囊書授克誠克誠子卽景鸞也聰慧過人得其  
書精究有驗慶歷辛巳詔選精陰陽者郡縣舉景鸞  
至京入對稱旨授司天監正未幾因論牛頭山山陵  
章奏遇直上不悅下獄尋以帝晏駕遇赦又進中餘  
圖不報知時不可遂佯狂髡髮修眞於天門西岸白  
雲山洞往來饒信二州數處同日皆有景鸞迹治平  
初一日忽以遺書付其女沐浴更衣端坐而逝所著  
有理氣心印吳公解義

安志

郝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  
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有大羽禽飛止其上驚

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  
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  
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活之也蓋其術精良  
可信不幸而不可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於脈非  
獨知已病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  
其日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  
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中允死張岫子堅誌其墓  
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爲中虛允曰風客於胃則泄  
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藥無數泄不  
止其敢飲藁本乎允強進之泄止

邵氏問  
見錄

里婦二一

夜中口噤如死狀允曰血脈滯也不用藥聞雞聲自  
愈一行蹠蹕輒踏允曰脈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  
快皆驗士人陳堯遵妻病眾醫以爲勞傷允曰亟屏  
藥是爲娠證且賀君得男子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  
一咽嘿不能言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  
不可毒以藥一極壯健允偶診其脈曰母氣已死所  
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母死允所治病神異  
不可勝紀

邵氏後  
聞見錄

孫兆陝人自言爲思邈後父用和官太醫令有孫氏  
傳家祕寶方三卷父子皆以醫知名自昭陵迄於熙

豐無能出其右者兆累官將任郎殿中丞嘉祐二年

置校正醫書於編修院命兆與孫奇高保衡同校正

書錄先是皇祐初南方州軍連年疾疫臣寮上言以

解題醫工謬妄傳習僞書註誤病者請出祕閣所藏醫書

委官較定降付開板以唐王焘外台祕要命兆校勘

至治平初校成總四十卷目錄一卷四年三月進呈

熙寧二年奉旨鑄版外台祕要序又與林億等校黃帝內

經素問正其繆誤六千餘字林億內經素問序常進治十水

之劑仁宗賜名神助散筆峯普濟方兆之治人疾也眾人

難之兆則易之眾人易之兆則難之治平中有顯官

權府尹一日坐堂決事耳聞風雨鼓角聲遽召兆往  
焉乃留藥治之翌日如故尹曰吾所服藥切類四物  
湯何也兆曰心脈大盛則腎脈不能歸耳以藥涼心  
則腎脈歸乃無恙

張氏醫說

熙寧中與建安林回甫祕校

同客龍門林一日血下或煎八正散與服小腹前陰  
痛益甚兆曰血得熱則澀澀爲害教林服兔絲山藥  
丸病尋去少府監韓正彥得疾手足不能舉諸醫皆  
以爲中風兆曰此腳氣也令服檳榔湯而愈郭都官  
久患腳氣發卽寒熱脹滿而氣上服熱藥愈甚兆與  
外臺延年茯苓飲下其氣用六物麻子元其熱猶

苦燥熱遂令服紫雪丹大効部署郝質患腳氣腫滿  
生瘡有人治之如水氣以藥下之日三凡五十餘行  
腫消而心腹不快兆令服青木香元愈奉職趙令儀  
妻忽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肢冷無脈凡一日半兆  
與大承氣湯一劑夜半大便通脈復生翌日乃安兆  
曰此關格之病極爲難治兆所見者惟此一人殿中  
丞郭中妹十歲病腹色不變按之而大不陷心腹下  
痞滿得之因取轉數多病已月餘兆曰甲乙經云三  
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殼然不堅遂與仲景厚樸生  
薑半夏甘草人參湯小其服經二十日脹消而已主

簿李述之母患胸中痞急不得喘息按之則痛脈數  
且澁兆曰胸痺也與仲景三物小陷胸湯一劑知二  
劑愈著作雷道矩病吐痰坐頃間已及升餘效不甚  
面色黧鬱精神不快兆告曰肺中有痰胸膈故不利  
令服仲景葶藶大棗湯一服訖略無痰唾國博王珣  
患咽喉噎塞胸膈不利時發寒熱夜多盜汗忽心胸  
壅悶咳血三兩口卽止哺後脈數口乾涎唾稠粘肩  
背徹痛兆曰肺虛而中客熱因誤炙服暖藥所致與  
廣濟紫苑湯爲元服之效鄜州節推時某因飲食次  
忽人報其祖有事驚憂悲泣食卽吐出自後常多不

快時時太息遇憂思卽益甚兆曰按黃帝三部針灸  
經云人之太息者何曰憂思卽心糸急心糸急則氣  
道約而不利故太息伸出之補手少陰陰者心脈也  
心主者包絡也足少陽曰膽脈也用針之法以久留  
爲補究氣之元本以憂思不已使心膽氣虛所致兆  
數不精用針處犀角散治之而愈代州錢防禦目鼻  
腫唇色紫腹大腫脹外陰如升按之如石舉動卽喘  
逆脈得沈緊數六至已上醫者皆云下虛風氣兆告  
曰病名石水此腹中有水也以防已葶藶椒目大黃  
元主之日與服三元覺胸腹快遂與聖惠治十水葶

憲散隔日一服服之日至日中暮更服防已椒目葶  
藶大黃元三服凡十日覺便利腫脹喘咳減三之一  
三十日而愈熙寧三年八月十二日夜夢爲縣尉黃  
無虞治水氣處方而寤次年八月中黃果患此疾令  
服夢中方而愈雞峯普濟方弟宰元豐中爲河東漕屬錄

題解

徐守信

蔡絛鐵圍山叢  
談作徐守眞

秦州人少孤役於天慶觀嘉

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疾守信事之無  
倦忽於潮器得丹砂餌之自是常放言笑歌日誦度  
人經絕粒至數日爲人言禍福如影響勝之奇爲發

運使至秦州謁之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蔣固叩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蔣叩其身之休咎徐曰發運亦一赤天魔王也蔣以經中有神公受命普掃不祥之語呼曰神公自是人以神翁目之蔡京好方士之術崇靈初作相爲徽宗言蘇軾知揚州遣人求字於神翁神翁大書曰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神翁雖方外士而能疾元祐人徽宗頗喜之羣閹又言元符中哲宗嘗遣人密問聖嗣神翁曰吉人君子吉人者徽宗名也於是召至都下用太宗見陳搏故事御縱褐卽便

殿以賓禮接之既至未久卽物故年七十六賜大中大夫給葬用四品禮厝城東響林原弟子苗希頤編次其事爲語錄相傳召至京時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以爲吉後京旣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高宗在藩邸神翁獻詩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鼇背上行建炎庚戌高宗航海至牡蠣灘見金鼇山易衣登岸至福濟寺壁間見此詩方信神翁爲異人

春渚紀聞清波

雜志家世舊聞較耕錄鐵圍山叢談

程惟象婺源人以占算游京師言人貴賤禍福若神

家近三靈山故自號三靈山人英宗潛邸時惟象預  
言其兆既貴得賜御書王荆公贈詩云占見地靈非  
卜筮算知人貴自陶漁謂此也而詩人梅聖俞之屬  
皆有詩送之耆老猶及見其家有御書樓者獨其占  
驗事多逸或言惟象有子傳其術宣和中小守盧微  
獻膏沃令占卦成而色不釋問何所宜曰是於占皆  
無所宜矣獨可以與土木耳曰何以言之曰卦爲困  
於爻有木焉其外一橫一縱若今匠之尺者二所以  
製天木也盧公喜曰吾欲大爲譙樓爲是占也是役  
也度山而材具工徒無跌其占則從矣而論卦乃爾

何也

新安志

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官助教善畫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畫乃曰世不乏人遂遊荆湖按奇訪古幾與狻狻同遊口傳心繫之妙一寫於毫端又於長沙舍後開圃鑿池以亂石叢篁梅菊葭葦馴養水禽山獸伺其動靜以資畫意故寫動植無出其右尤喜畫獐猿評者謂徐熙而後一人而已治平有詔畫景靈宮迎釐御展又於神遊殿作牙獐皆極其妙未幾復詔畫百獐圖給粉墨資二百千纔畫十餘枚感時疾而卒或云爲畫苑妬能者所鳩宜和御府藏有二百四十

五圖別有獐狻孔雀四時花鳥寫生蔬菜等傳於世  
畫上多自署長沙助教易元吉字黃庭堅爲作易生  
畫贊餘杭都監廳舊有燕巢二元吉於屏風上畫一  
鴛自此燕不復至

宣和畫譜圖繪寶鑑圖畫  
見聞志畫史山谷全書

衛朴淮南人精於推步一行之流也春秋季日食三十  
六諸術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惟一得二十九朴  
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  
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  
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  
五眾術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朴能不用

算推古今日日食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術書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卽能暗誦嘗令人寫推步書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乘除雖極細不審核定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撫一遍至移算處撥正而去仁宗時用崇天術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術熙寧元年七月望後將旦月蝕東方與術不協沈括提舉司天監言朴通算法召至朴言崇天術氣後天明天術朔先天失在置元不當詔朴更造朴以已學爲之視明天術減二刻積年八千三百一十八萬

五千二百七十七日法二萬三千七百是爲奉元術  
又謂舊食法止用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  
崇天明天二術加減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八年閏四月括上于朝行之賜朴錢百千朴謂氣朔  
已正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術多止增損舊術  
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  
及五星所在度杪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  
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日綴之古  
所謂綴術者此也時司天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  
無知術者惡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而候簿

遂不能成奉元術五星步算但增損舊術正其甚謬  
處十得六七而已

夢溪筆談玉  
海元史歷志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竹羽毛芰荷鳧雁道釋  
鬼神山林飛走之類尤長於寫生極工於鵝所畫無  
不精絕落筆運思卽成不假於繩尺曲直方圓皆中  
法度熙寧初被遇神宗乃命白與艾宣丁貺葛守昌  
共畫垂拱御榻夾竹海棠鶴圖獨白爲諸人之冠卽  
補爲圖畫院藝學白性疏逸力辭以去恩許非御前  
有旨毋與其事乃勉就焉蓋白恃才故不能無利鈍  
其妙處亦不減於古人嘗作謝安登東山子猷訪戴

二圖爲世所傳非其好古博雅而得古人之所以思  
致於筆端未必有也祖宗以來國畫院之較藝者必  
以黃筌父子筆法爲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

變

宣和  
畫譜

弟慤字子中官至左班殿直工畫花鳥推譽於時其  
兄白尤先得名慤之所畫筆法規模與白相若凡造  
景寫物必放手鋪張而爲圖未嘗瑣碎作花竹多在  
於邊沙外之趣至於寫蘆汀葦岸風駕雪雁有未起  
先改之意殆有得於地偏無人之態也尤喜作兔自  
成一家大抵四方之兔賦形雖同而毛色小異山林

原野所處不一如山林間者往往無毫而腹下不白  
平原淺草則毫多而腹白大率如此相異也白居易  
曾作宣州筆詩謂江南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  
毫此大不知物之理聞江南之兔未嘗有毫宣州筆  
工復取青齊中山兔毫作筆耳畫家雖游藝至於窮  
理處當須知此因慙畫兔故及之云

宣和  
畫譜

潘谷歙人墨精妙價亦不二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  
少與之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  
走趨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念珠也蘇  
子瞻贈詩曰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

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瀋穿破褐  
琅玕翠餅敲元笏布衫漆墨手如龜未害休壺貯秋  
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媿妍一朝入海尋

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徽州府志

諸葛高宜城人世工製筆梅堯臣次歐陽修試諸葛  
筆詩云筆工諸葛高海內稱第一蘇子瞻云諸葛筆  
譬如內法酒北苑茶縱有佳者尙難得其彷彿和靖  
云頃得宛陵葛生筆如麾百勝之師橫行紙墨所向

如意

江南通志  
甯國府志

王詵字晉卿駙馬都尉本太原人今爲開封人幼喜

讀書長能屬文諸子百家無不貫穿視青紫可拾芥以取嘗袖其所爲文謁見翰林學士鄭獬獬歎曰子所爲文落筆有奇語異日必有成耳旣長聲譽日益籍甚所從遊者皆一時之老師宿儒於是神宗選尙秦國大長公主詵博雅該洽以至奕碁圖畫無不造妙寫煙江遠壑柳溪漁浦晴嵐絕澗寒林幽谷桃溪葦村皆詞人墨卿難狀之景而詵落筆思致遂將到古人超軼處又精於書眞行草隸得鐘鼎篆籀用筆意卽其第乃爲堂曰寶繪藏古今法書名畫常以古人所畫山水寘於几案屋壁間以爲勝玩曰要如宗

炳澄懷臥遊耳喜作詩嘗以詩進呈神宗一見而爲  
之稱賞至其奉秦國失歡以疾薨神宗親筆責訖曰  
內則朋淫縱慾而失行外則狎邪罔上而不忠然孰  
克能奉詔以自新雖牢落中獨以圖書自娛其風流  
蘊藉真有王謝家風氣若斯人之徒顧豈易得哉歷  
官至定州觀察使開國公駙馬都尉贈昭化節度使

諡榮安

宣和  
畫譜

劉宋字宏道文臣少時流寓都下狂逸不事事放意  
詩酒間亦能爲長短句與貴游少年相從無虛日善  
畫魚深得戲廣浮深相忘於江湖之意蓋畫魚者譽

鬣鱗刺分明則非水中魚矣安得有涵泳自然之態  
若在水中則無由顯露柔之作魚有得於此他人作  
魚皆出水之鱗蓋不足貴也由是專門頗爲士人所  
推譽漂泊不得志曳裾侯門一夕大雪擁九衢闔戶  
不出平時過從謂柔舊雪來今雪不來後數日友生  
候之意其僵仆矣因大呌出戶謂友生曰我阻雪不  
死與若曹罷酒不出許時擁褐壞屋下無所爲得封  
事一通可獻天子或有遇合自此遂吐胸中霓矣同  
輩皆笑之俄而上所陳事神宗嘉歎而官之後歷任

州縣今爲朝奉郎

宣和  
畫譜

宋史翼卷三十七終

男樹

麟校字